

●语言哲学(教育部特色栏目)

交互主观性的 3 种研究范式^{*}

杨旭 王雅琪

(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2; 豫章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南昌 330103)

提 要: 文章介绍交互主观性的研究概况, 包括历史源流、代表学者、专刊介绍和热点问题等, 梳理和比较了 3 种研究范式, 包括以 Traugott 为代表的语义路径、以 Verhagen、Nuyts 为代表的认知—语用路径和以 Du Bois 为代表的互动路径, 发现其区别在于: 语义路径关注已被编码或由显性语言标记表示的交互主观性; 认知—语用路径把交互主观性视为认知现象, 关注语言使用中意义的修辞表征; 互动路径把交互主观性理解为一种有序社会互动的结果, 把它置于社会实践而非人类大脑之中。当然这些路径也存在共同点, 即都认同语言的交互主观性基于规约性。文章最后述评国内相关研究, 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

关键词: 交互主观性; 交互主观化; 主观性; Traugott; Verhagen; Du Bois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22)04-0105-7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22.04.015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on Intersubjectivity

Yang Xu Wang Ya-q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103, China)

The paper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intersubjectivity research, including its historical origins,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monographs and hot issues. Then three paradigms a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including the semantic approach represented by Traugott, the cognitive-pragmatic approach represented by Verhagen and Nuyts, and the interactive approach represented by Du Bois. The semantic approach focuses on intersubjectivity encoded or represented by explicit linguistic expressions; the cognitive-pragmatic approach takes intersubjectivity as a cognitive phenomenon and concerns the rhe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meaning in language use; the interactional approach understands intersubjectivity as an achievement of organized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fore focusing on intersubjectivity situated in the social world rather than the human mind. Nonetheless, they all agree that intersubjectivity is based on normativity of language. The paper finally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intersubjectivity.

Key words: inter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fication; subjectivity; Traugott; Verhagen; Du Bois

1 引言

很早就有语言学家注意到交互主观性对于沟通的重要性。比如说, 如果两人想要在不提前约好地点的情况下会面, 就必须这样想: “我应该去我认为你若是我会去的地方”。洪堡特注意到该策略在沟通中的核心角色, 故基于“心智的功能是了解”提出以下原则: 在知道对方居于同样情

况下会如何说话后, 没有人会故意以其他方式来沟通。(Keller 1994: 102)

这个沟通策略也是一般知识的结构, Itkonen (1997: 55) 形式化如下:

(I) A 知道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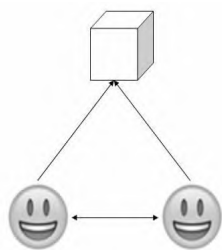
(II) A 知道 B 知道 x,

(III) A 知道 B 知道 A 知道 x.

^{*} 本文系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同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电子邮箱: yangxu1216@foxmail.com(杨旭)

以上结构是从 A 的视角架构的,里面也自含一个 B 的视角(把 A、B 互相替换即可)。该结构涉及 3 个实体,包括两个主体(A 和 B)和一个客体(x),故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tradic)。当儿童的认知能力从二分结构(即只有 A 和 B)发展到三分结构时,就表明他拥有了“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①的能力,在语言上表现为指称能力(reference)。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展到Ⅱ时,也就是当 A 和 B 都知道对方知道 x 时,这只是表明其拥有“共享注意”(shared attention)的能力,或者“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 Clark 1996)。只有发展到Ⅲ,即知道对方知道自己知道时才拥有“相互共享注意”(mutually shared attention)的能力,这可谓是从“意向性”(intentionality)到“共同意向性”(we-intentionality)的质变——后者即交互主观性(Zlatev et al. 2008, Verhagen 2015: 238),如图₁所示:



图₁ 共同注意三角

目前国内主观性研究如火如荼,交互主观性的研究相对较冷,但也渐趋增多。本文旨在提供交互主观性的研究概况,对该领域的 3 种研究范式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评国内相关研究。

2 交互主观性的研究概况

Émile Benveniste 对于交互主观性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Benveniste(1958)虽然没有过多论及交互主观性,但是谈到的人称极性(polarité)却为之作了注脚“人称的极性,作为言语活动的基本条件,以及交流过程与主体自立的基本条件,不过是出自实际需要产生的一个结果。而且,极性就其本身而言非常特殊,我们在言语活动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此类对应的对等物”(Benveniste 1971 [1958]: 225)。同时在末尾断言,“话语,就是由言说的人在主体间性的条件下承担着的语言,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语言交流才成为可能”^②(同上: 230)。在 Benveniste 看来,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二分组合关系(speaker-addressee

dyad)是语言交际的根本条件。

近来研究交互主观性影响较大的学者有 Elizabeth C. Traugott、Arie Verhagen、Jan Nuyts 和 John W. Du Bois 等。Traugott 是语法化学说的权威学者,在交互主观性之外更关注交互主观化(inter-subjectification),提出从主观性到交互主观性的单向性假说,作品包括 Traugott(2003, 2010, 2012)等。Verhagen 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的“识解构型”(construal configuration),关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认知状态的管理,作品包括 Verhagen(2005, 2008, 2015)等。Nuyts 主要关注情态领域的交互主观性,作品包括 Nuyts(2001, 2012)等。Du Bois 属于互动语言学派,其立场表达三角体现出对交互主观性的关注,作品包括 Du Bois(2007), Du Bois 和 Kärkkäinen(2012)等。

国外近几年出版了几期专刊,说明对交互主观性的兴趣日益增加。包括: 2012 年,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杂志出版了由 Brems 等主编的 *Interse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后作为“本杰明当代主题系列丛书”出版,名为 *Inter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Theoretical and Descriptive Advances*); 同一年, *Text and Talk* 杂志出版了由 Kärkkäinen 和 Du Bois 主编的 *Stance, Affect,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Interaction: Sequential and Dialogic Perspectives*; 2016 年, *Nordic Journal of Linguistics* 杂志出版了由 Etelämäki 等主编的 *Discourse, Grammar and Intersubjectivity*。

该研究领域关注较多的问题有: (1) 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的关系。一般观点是“蕴含说”,即交互主观性蕴涵主观性,但也有学者指出,失去交互主观性,主观性也不成立,甚至提出一切都是交互主观性的泛化观点。(2) 交互主观性的类别。有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采用静态的分类观,一种是采用动态的认识观,不把交互主观性的多样性视为不同类别,而是视为一个动态的整合多面体。(3) 交互主观性和小句边缘位置(clause periphery)的关系,或者说方向性问题(directionality issue)。因为过去基于 Traugott 早期作品的研究发现,交互主观意义更倾向于出现在右边缘位置,而主观意义则更常出现在左边缘位置。(4) 交互主观性的操作标准。这个问题旨在寻找验证交互主观性的形式标准或结构属性,以和非主观性语义学和主观性语义学区别开来。

3 3 种研究范式的梳理

语言学领域对交互主观性的研究至少包括 3

种范式:以 Traugott 为代表的语义路径、以 Verhagen 和 Nuyts 为代表的认知—语用路径、以及以 Du Bois 为代表的互动路径。

3.1 语义路径

语义路径关注已被编码的构式意义。集中体现 Traugott 交互主观性定义的是 Traugott (2003, 2010), 这里主要介绍 Traugott (2003), 另一篇见“3 种研究范式之比较”(第4节)。

Traugott (2003) 反对当时把“交互主观性”理解为听众的解读,而是把它和“主观性”对称使用,视为说话者对听话者“自我”(self)关注的显性表达。这种关注体现在两层意义上:一是认识意义,即关注听话者对所言内容的可能态度,如 as you may expect, as you and I know 等在传信意义上考虑到了听话者;二是社会意义,关注与社会立场和身份相关的“面子”和“形象需要”,如我们会使用模棱两可标记(hedging markers)^③ perhaps, sort of 等表达推测或不确定的含义,再如禁忌词(taboo vocabulary)和尊称谦称等则考虑到听话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试看她举的例子:

① I will drive you to the dentist.

② Actually, I will drive you to the dentist.

说话者之所以使用 actually 一词,是考虑到被拒绝的可能性,比如听话者认为看牙医没有必要,或者听话者想要其他人带他去。说话者正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故借 actually 来缓和对立,充分体现说话者对听话者面子的关注(Traugott 2003: 129)。

该文的目标之一是支持语法化单向性假说,故较多篇幅在讨论交互主观化。交互主观性产生于交互主观化过程,即交互主观性的含义随时间得到编码或外化,其中的假设为:任何词语的交互主观化都要晚于且来自于主观化。如日语中的-mas-u-,在古日语中是一个形态复杂动词 maw-i-r-as-uru(表示“让来”,具有谦恭色彩),后被用为词缀动词,失去词汇意义而只剩下谦恭色彩(主观性),最后成为现代日语中表示对听话者尊敬的敬语标记(Ghesquière et al. 2012)。作者在行文中经常引用日语的例子,是因为日语具有关注听话者的敬语系统,相对其他语言更显性地标识了交互主观性。

3.2 认知—语用路径

认知—语用路径把语言和交互主观性视为认知现象,关注语言使用中意义的修辞表征。这里主要介绍 Verhagen^④,简要介绍 Nuyts。

3.2.1 Verhagen 的研究

Verhagen (2005) 从 Anscombe 和 Ducrot (1989) 的“论辩理论”(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vity) 出发,主张语言除分享信息的告知功能(informative)外,还具有操控(management/regulation)和评价(assessment)功能,这就是语言的论辩性(argumentative/argumentativity)^⑤。在 Verhagen 看来,论辩功能而非告知功能才是语言的恒定功能,因为口头交际中涉及的经验或概念内容常有分歧,而交流就是对这些内容进行协调:说话者影响听话者得出说话者想要的推论,而听话者就说话者施加的影响进行评估(Verhagen 2008: 312)。他采纳 Anscombe 和 Ducrot (1989) 的方法,用 but 插入来证明上述观点。比如 John is handsome 这句话:

③ a. John is handsome. But I don't like him.

b. #John is handsome. But I like him.

例③a 连贯而例③b 不连贯,原因在于,在“特定文化模型”(topos)^⑥中,“约翰长得帅”和“我喜欢他”存在一种天然关联,听话者可以基于该模型做出缺省推理。如果缺乏这种共享知识,说话者与听话者进行认知协作以达到对特定概念化客体的认知平衡就难以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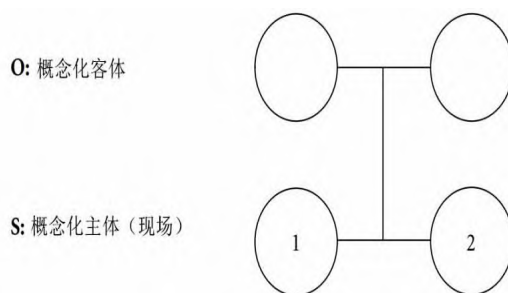


图2 识解构型及其基本要素(Verhagen 2005: 7)

基于以上观点,Verhagen (2005) 提出一种“识解构型”。如图₂所示,其中不仅包含语言使用的描述维度和主观维度[体现为连接现场(概念化主体,S层面)与言辞描述内容(概念化客体,O层面)的竖线],还把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认知协调”(cognitive coordination)容纳进来,这就是语言使用者共享的视角——交互主观性(体现为连接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横线)。所以在 Verhagen 看来,语言交流是为了邀请他者“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共同关注概念化客体,并以此更新共同的现场”。这意味着,所使用的语言言辞会激活某些推论,说话者据此邀请听话者改变其认知系统,从而相应地调整共同现场。

这种观点与传统语用学有很大区别。传统语

用学认为,信息之中包含着永存的、规约的功能,而修辞效果只是依照语境“加上”的,因而是变异的。但是 Verhagen 认为,语言的默认条件是为某结论立证,这种论辩倾向才是语言的恒定功能,而信息价值则是变异的。

3.22 Nuyts 的研究

Nuyts 的定义强调证据/意义的分享状态,即如果被说话者和一些受众(可能包括听话者但不一定)表征或共享,那就体现交互主观性;如果只是被说话者自己占有,那就体现主观性(Nuyts 2001, 2012)。试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④ Given the instability in the country it is likely that the army will intervene.

⑤ In such an unstable situation I think the army will intervene.

例④中 it is likely 表明“敌军入侵”被大家共享,故体现交互主观性;而例⑤中 I think 表明只是发表自己所知,故只体现主观性。

3.3 互动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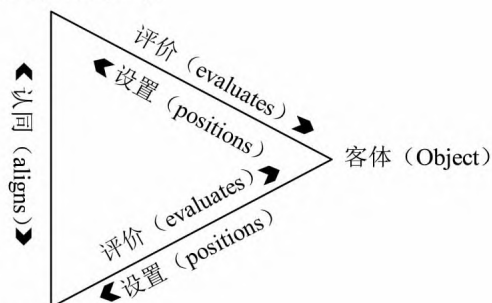
互动语言学的一大来源是会话分析学派,而会话分析学派又植根于社会学,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关注交互主观性在会话分析中的地位。如 Schiffrin 指出,交互主观性是一条“根本原则”,在口头交际中居于中心地位,抛弃该原则根本无法进行会话分析(Schiffrin 1990)。他们从会话分析的传统出发,指出交互主观性产生于互动(交际)结构或会话序列组织,并且由后者维持。这种交互主观性的互动体系(interactional architecture of intersubjectivity),原则上包括话轮结构(turn construction)、行为序列(action sequencing)和修补(repair)。会话分析学派强调互动的中心角色,认为交互主观性是互动结构的产物(Sidnell 2014)。故此,他们把交互主观性理解为有序社会互动的结果,把它置于社会实践而非人类大脑之中。

在交互主观性的互动体系之中,立场表达或分享居于中心地位,是交互主观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来看 Du Bois (2007) 的立场表达三角。Du Bois 认为,凡交际都涉及到立场表达,立场表达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复杂整体,包括评价(evaluation)、立场设置(position)和认同度(alignment)3个方面(注意:不是类型);在一个语境化的立场表达场合中,3个实体——包括两个立场主体(stance subject)和一个立场客体(stance object)——构成立场表达三角的3个顶点。综合这些立场表达要素,作者提出立场三角模型,如图3。

作者的目标在于提供一个概括模型,用于解

释特定互动交际环境中立场的产生和理解构成。集中体现交互主观性的是认同,即在实际对话中,两个主体就“共享立场客体”(shared stance object)的立场进行协商。那么交互主观性在对话中是如何浮现的呢。试看如下对话片段:

主体₁ (Subject₁)



主体₂ (Subject₂)

图3 立场表达三角

⑥ a. — Alice: I don't know if she'd do it.

— Mary: I don't know if she would either.

b. — # I don't know if she'd do it.

c. — # I don't know if she would.

针对 Alice 的话语, Mary 利用 I don't know if she would either 表达看似相同的立场,但是如果置换为例⑥b/c 则觉得不自然,说明两个人的立场还是有不同之处: Alice 是立场发起, Mary 是立场回应, either 一词指示两者之间特定的交互主观性关系,即说话者为避免被认为缺乏互动交际能力,而使用表达交互主观性的 either 来标明自己的立场共鸣。通俗来说,就是为避免鹦鹉学舌带来的粗鲁性。

由于立场表达是一个实时动态过程,所以 Du Bois 对交互主观性抱有动态观:交互主观性是在实时的互动中构建起来的,来自参与者通过立场表达展示出的主观性。以上所举例子是用显性标记来标识交互主观性,但在他们看来,大部分是隐性的,需要参与者从会话序列多个评价的比较中推测(Du Bois, Kärkkäinen 2012)。总之,由于立场表达涉及多个参与主体,所以它本质上具有交互主观性。

4 3种研究范式的比较

在关注层面上,语义路径关注已被编码或者由显性语言标记表示的交互主观性,认知—语用路径和互动路径关注语言使用中说话者和听话者

之间的协调或认同。以 Traugott 和 Verhagen 为例^⑦,Traugott(2010)提及 Verhagen(2005)说“它基于论辩理论,关注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认知系统协调而非语言编码的不同”。她区分“语用交互主观性”(pragmatic intersubjectivity)和“语义交互主观性”(semantic intersubjectivity):前者是交际的必要元素,因为交际必须有至少两方的参与;而后者则必须经过语言编码或语法化。试看:

⑦ He was kind of a jerk last night.

kind of 的使用减少了 jerk 带有的被动甚至冒犯的语义,从这点来说它具有态度上的交互主观性。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层意义已被编码到 kind of 中,因为该意义具有可取消性,所以本质上仅仅是语用推论——这和例②的 actually 形成鲜明对照。也正是由于关注层面的不同,造成两者在视角选取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Traugott 多从历时的语法化视角探讨语言表达式如何在表达主观意义的基础上发展出关注听话者的意义,其研究对象多为礼貌标记,如日语中的敬语系统;而 Verhagen 则主要从共时的认知视角,把交互主观性定位到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认知协调,认为这是语篇的基础和语言使用的前提,其研究对象包括否定模式、补足结构、条件构式等。

当然认知—语用路径和互动路径也有所不同,分歧在于对认知的态度上:认知—语用路径把语言和交互主观性视为认知现象,利用图式(如 Verhagen 2005 的“识解构型”)来展示前语言(pre-language)的具身经验;互动路径则对认知抱有不可知论,主张把交互主观性置于社会实践而非人类大脑之中。所以,虽然我们注意到“识解构型”(图₂)和“立场表达三角”(图₃)有相似的地方,但两者存在根本不同:前者是一种认知表征,后者是一种社会行为。

最后,尽管 3 种路径存在诸多不同,但相对于形式主义都属于功能主义,都认为语言的交互主观性基于规约性(normativity)^⑧。也就是说,不管关注的是语言结构还是语言使用,都认同语言使用中的规约性会在语言结构之中实现规约化(Etelämäki 2016)^⑨。

5 国内交互主观性研究述评

Traugott 的定义发展得很完善,在很多研究中得到运用。汉语界也多基于她的定义,如张兴(2009)、王敏和杨坤(2010)、陈征(2017)和完权(2017)等。比如,基于 Traugott 观点的研究特别关注(交互)主观性和小句边缘位置的关系(Tra-

ugott 2012),就汉语的相关问题,完权(2017)提出与国外学者(如 Van der Wouden, Foolen 2011)不同的意见,认为汉语(交互)主观性的表达并不依赖于特定位置,甚至连倾向性都没有。

除 Traugott 的路径,国内采用 Verhagen 观点的也比较多,如高莉、张滢和完权等。高莉是首个评介 Verhagen(2005)的国内学者(高莉 2012),并且以“识解构型”为指导解决许多具体问题(如高莉 2013)。张滢则以“主题提升”句(张滢 2010)和因果关联标记(如“因为、所以、由于”)(张滢 2012)为研究对象,发现它们不仅具有描述维度和主观维度,也具有交互主观维度的概念意义。完权(2018)在 Verhagen(2005)的理论体系下借助“论辩力”(argumentative strength)这个概念,分析有“呢”无“呢”的最小对比对,发现“呢”在句中的功能是表达较高的论辩力,体现出强烈的交互主观性。国内基于 Nuyts 观点的研究不多,钟小勇和张霖(2013)是一例。

以上学者从交互主观维度解决许多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只凭客观维度(即真值语义)和主观维度(即主观性)无法解决的,然而也有一些缺憾。首先,他们只是摘取其中最具操作性的识解构型,既没有关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认知状态的管理,更未贯彻语言具有论辩倾向的语言观——而这才是 Verhagen 设计这个构型的终极目的。另外,他们还借鉴与 Verhagen 观点存在诸多冲突的 Traugott 观点,这种做法固然弥补了 Verhagen 只从共时维度探讨相关问题的缺陷,但没有就两者观点做出比较和说明,有可能会引起读者的混淆。当然,他们在借鉴国外理论时各有其便,但前提是认识到其理论的系统性,断章取用时细加说明。

互动路径方面,方梅和乐耀(2017)基于立场表达理论,集中分析汉语人称代词的使用:第一人称“我们、咱/咱们”可以指代听话者(“咱们厂这几年的效益怎么样?”),第二人称“你”可以泛指一类人(“那小孩闹得叫你不能专心做事”),第三人称可以指称说话者自己(“你怎么才到啊!人家等了半个钟头了。”)。之所以会有这些非常规用法,正是由于人称代词涉及到立场表达,关涉到对立场主体和立场客体的指称,其虚化过程伴随着交互主观化(2017:46)。

6 结束语

交互主观性研究日趋升温,但国内相对较冷。本文通过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尤其是梳

理和比较 3 种研究范式,旨在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宏观认识,以避免在取用时陷入盲目和混淆。囿于篇幅,该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未能详细介绍,如“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的关系”“交互主观性的类别”“交互主观性的操作标准”等(丁健 2019),都值得我们去关注。最后要提的是,国内逐渐增多的研究多是借助国外的现成理论来研究汉语现象,缺乏理论方面的原创性研究或贡献,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注释

- ①简单而言,共同注意就是说话者指示听话者和他/她一起注意同一个实体或情境的一般认知能力(Diessel 2006: 465)。
- ②译文摘自中译本《普通语言学问题》(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91—301 页。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Traugott (2010),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Bréal (1899)。
- ③说话者认为接下来要说的话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社会敏感性,因此故意采用一些“把事情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Lakoff 1972),如 *perhap*, *sort of* 等令听话者得不到确切的信息,或者用它们来表达推测或不确定的含义。
- ④对 Verhagen 研究的简单介绍,可参考 Boogaart, Reuneker (2017)。
- ⑤完权(2018)翻译为“信据性”,但易被误解为“言据性”(evidentiality)。Verhagen 的解释为“为释话人推理提供可信的论据”,因此笔者认为“论辩性”更接近原文含义。
- ⑥“特定文化模型”指说话者与听话者共享的与文化相关的模型(Verhagen 2008: 315)。topos 是 Anscombe 和 Ducrot (1989)使用的术语,Verhagen 也使用“相互共享模型”(mutually shared model)这个术语,类似于认知语言学中的“理想认知模型”。
- ⑦之所以不与 Nuyts 进行比较,是因为其定义存在局限:一方面该定义来自且局限于情态表达研究,目前来看尚不太容易扩展到其它语言现象(Ghesquière et al. 2012);另一方面,在说话者和听话者的二分格局上,倾向于甚至完全偏向于说话者,这样来看依旧是传统的主客关系,失去语言交互研究的意义(陈征 2017: 106)。
- ⑧如果对交互主观性作泛化理解,由于“所有语言交流都基于相互共享知识”,那么语言的规约性(约定俗成)本身就是交互主观性的体现。但这就导向“什么都是交互主观性”,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没有意义了。
- ⑨Etelämäki (2016)认为,语义路径和认知路径更关注语言结构之中更稳定和规约的面相,而互动路径则关注在场的社会互动和语言结构产生以及交互主观性被巩

固(validated)的方式。笔者认为认知—语用路径的观点略显特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规约化的现象,语义路径却不这么认为。

参考文献

- 陈征. 论辩语篇言据性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 Cheng, Z. *Evidentiality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Press, 2017.
- 丁健. 语言的“交互主观性”——内涵、类型与假说[J]. 当代语言学, 2019(3). || Ding, J. Intersubjectivity in Linguistics: Connotations, Subtypes, And Hypotheses [J].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19(3).
- 方梅 乐耀. 规约化与立场表达[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Fang, M., Yue, Y.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Stance-taking in Chinese Discourse*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高莉. 《交互主观性构式: 话语、句法与认知》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5). || Gao, L. Review of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2(5).
- 高莉. 英语广告语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研究[D].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Gao, L.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English Advertising Discourse* [D]. Xinan University, 2013.
- 完权. 汉语(交互)主观性表达的句法位置[J]. 汉语学习, 2017(3). || Wan, Q. The Syntactic Position of Chinese (inter) Subjectivity [J].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17(3).
- 完权. 信据力“呢”的交互主观性[J]. 语言科学, 2018(1). || Wan, Q. Argumentative Strength: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Ne” [J]. *Linguistic Science*, 2018(1).
- 王敏 杨坤. 交互主观性及其在话语中的体现[J]. 外语学刊, 2010(1). || Wang, M., Yang, K. Intersubjectivity and Its Realization in Discourse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0(1).
- 张兴. 语言的交互主观化与交互主观性——以日语助动词 *だろう* 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4). || Zhang, X.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the Usages of *Darou* in Japanese [J].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009(4).
- 张艳. “事态限定”句法语义研究——基于“交互主观性”认知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3). || Zhang, Y. A Semantics-syntax Interface Study of SoA Qualification — Based on Cognitive Intersubjectivity [J]. *Foreign*

-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0(3).
- 张 滢. 因果复句关联标记句法—语义研究——基于“交互主观性”认知观[J]. 外国语, 2012(3). || A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Study of Causal Connectives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2(3).
- 钟小勇 张 霖. “既然”句和“因为”句主观性差异探[J]. 汉语学习, 2013(4). || Zhong, X.-Y., Zhang, L. On the Subjectivity Differences Between “Jiran” and Sentence “Yinwei” [J].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13(4).
- Anscombre, J., Ducrot, O. Argumentativity and Informativity [A]. In: Meyer, M. (Ed.), *From Metaphysics to Rhetoric* [C]. Dordrecht: Kluwer, 1989.
- Benveniste, E. Subjectivity in Language [A]. In: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1958].
- Boogaart, R., Reuneker, A. Intersubjectivity and Grammar [A]. In: Dancygier, B.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Diessel, H. Demonstratives, Joint Atten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Grammar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6(4).
- Du Bois, J. W. The Stance Triangle [A]. In: Englebreton, R. (Ed.), *Stance 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 Du Bois, J. W., Karkkainen, E. Taking a Stance on Emotion: Affect, Sequence,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Dialogic Interaction [J]. *Text & Talk*, 2012(4).
- Etelämäki, M. Introduction: Discourse, Grammar and Intersubjectivity [J]. *Nordic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6(2).
- Itkonen, E. The Social Ontology of Linguistic Meaning [A]. In: Haukioja, T., Helasvuo, M., Miestamo, M. (Eds.), *SKY Yearbook* [C]. Helsinki: The Linguistic Association of Finland, 1997.
- Keller, R. *On Language Change: The Invisible Hand in Languag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Nuyts, J. *Epistemic Modality,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Amsterdam: Benjamins, 2001.
- Nuyts, J. Notions of (inter) subjectivity [J].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2012(1).
- Schiffrin, D. The Principle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Communication and Conversation [J]. *Semiotica*, 1990(1).
- Sidnell, J.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subjectivity Revisited [A]. In: Enfield, N. J., Kockelman, P., Sidnell, J.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Traugott, E. C.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A]. In: Hickey, R.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raugott, E. C. Revisiting Subjectification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A]. In: Davidse, K., Vandelanotte, L., Cuyckens, H. (Eds.),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C].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0.
- Traugott, E. C.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Clause Periphery [J].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2012(1).
- Van der Wouden, T., Foolen, A. Pragmatische Partikels in De Rechterperiferie [J]. *Nederlandse Taalkunde*, 2011(3).
- Verhagen, A.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Verhagen, A.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System [A]. In: Zlatev, J., Racine, T. P., Sinha, C., Itkonen, E. (Eds.), *The Shared Mind: 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 Verhagen, A. Grammar and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A]. In: Dąbrowska, E., Divjak, D.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5.
- Zlatev, J. *The Shared Mind: Perspectives on Intersubjectivity*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定稿日期: 2022-06-08

【责任编辑 谢 群】